

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卷二十一）

唐代传奇——寄寓笔端的佳构

（文化普及珍藏版）共52卷

唐代传奇

辽新登字 3 号

唐代传奇——寄寓笔端的佳构

tang dai chuan qi——ji yu bi duan de jia gou

刘士林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8 千字 开本：787×1092^{1/32} 印张：7.5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任 宁

封面设计：王凌波 胡萍丽 责任校对：于 歌

ISBN 7-5313-0884-3/I · 807

5.06 元

总定价：258.00 元（套）

主 编:王德昌

副 主 编:娄 方 任 宁 陈建辉

编 委:宁湘伟 郭 衍 梁路光
郭鼎文 孙也丁 李慧蕾
青 晓 伟 尹 杰
杨 青 玉 刘 多
王 丹

阳城知出

原著者简介

唐代传奇

为朋友舍命的豪侠，为爱情放歌的诗人，向名利揶揄的狂士……交织成唐人小说中幽深秾丽的传奇世界。要了解中国小说，不能不看唐人传奇，因为小说到唐代才建立起完美的短篇小说型构；要研究唐代社会，更不能不看唐人传奇，因为它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现实风貌。

著 者

出版说明

古典著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她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既反映了历史长河中华夏子孙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的社会生活。

那么，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下去？又如何在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且文言、古体、生涩又难解的历代经典中得到启迪，受到陶冶，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呢？本书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为广大读者一解其忧。

本系列丛书以我国历代经典著作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十二种，它以浅显、生动的白话文体，对每部经典或简或繁地进行了再创作。简者通俗易懂，繁者使原典更加充实。既保持了原典的精神，又对原典进行了再发掘；既有原典的释译，又有作品、作者的介绍及历史背景的讲解，突出其通俗性和故事性；既可使初学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学习古典著作中踏出一条捷径，一步步走向原典；也可为专家、学者、省却查阅冗繁原典的时间。它适合于不同年令，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

本丛书以《论语——诗人的圣经》开篇以《镜花缘——镜子里的神话》结束，约千余万言，历时数载。是数十位史学工作者、专家、教授心血的结晶。

古典精萃文库，伴您走上成功之路！

编 者

目 录

唐代小说浅论	(1)
古镜记	王度 (13)
补江总白猿传	不着撰人 (29)
任氏传	沈既济 (36)
枕中记	沈既济 (51)
柳氏传	许尧佐 (57)
柳参军	李朝威 (63)
灵应传	佚名 (70)
霍小玉传	蒋防 (82)
胡媚儿	蒋防 (99)
吴保安	牛肃 (102)
谢小娥传	李公佐 (108)
东城老父传	陈鸿 (114)
莺莺传	元稹 (120)
李娃传	白行简 (132)
杜子春	李复言 (147)
定婚店	李复言 (158)
无双传	薛调 (164)
周秦行纪	韦瓘 (174)
懒残	袁郊 (183)

红线	袁 郊	(187)
昆仑奴	裴 钢	(195)
崔护	孟 榴	(201)
虬髯客传	杜光庭	(205)
樱桃青衣	任 蕃	(215)

唐代小说浅论

楔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他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指的是那些浅薄琐细，无关治道的言论，和现在我们说的“小说”，恐怕不大相干，东汉桓谭写的《新论》里说：

“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指的虽然仍是不本经传、背于儒术的寓言异记，但已经可以说和后来的小说近似了。

早期的中国小说，只是些“记街头巷尾之言”的断章零篇，当然够不上近代所谓小说的要求，能够真正符合小说要件的作品，应该不会早于唐代。而远在唐代以前的三千年，我国已开始有了历史和文化。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什么没有成熟的小说作品产生？在文学发展史上，春秋时已有成熟的诗作—《诗经》，战国时浪漫的楚辞作品更呈现出非凡的绚烂，铺采摛文的汉赋，也得到空前的好成绩，为什么独独小说变成文学园地中一朵迟开的花朵？简单的说有三个原因：

一、华夏之民，最先居住于黄河流域一带，因缺乏天惠，人民必须非常辛勤的工作，才能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求生都来不及了，自然黜玄想而重实际。而一般都承认，小说

起源于神话及传说，人们既然不喜玄想，神话理所当然的无法开花结果。

二、孔子出，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般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已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神话故事应该受到抨击。太古荒唐之说，不但无所光大，而且又有散亡，也迟缓了小说应有的繁荣。

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言：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唯不使小说入流。从此小说便尝尽了被鄙视的滋味。正统派文人往往对它不屑一顾，以致诗文创作名家辈出，唯小说则付阙如。这种观念上的阻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非但小说的生命因之变得羸弱异常，还给后世治小说的人带来无穷的困扰。因为写小说的人非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还可能招来耻笑，因此，许多小说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真姓名写出来，有的假托成别人写的，有的干脆捏造一个假名，在抄袭成风的今天看起来，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例如改编水浒，使它成为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到底是郭勋？汪道昆？还是另有其人，至今还是个无头公案。而第一部成于一人之手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又是谁？是王世贞吗？到现在也还是个解不开的谜。

就因为以上的缘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备受冷落。

传奇的名称

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既然视小说为小道，所谓“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子弗为。”然亦弗灭也。小说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中国文学中，不过聊备一格而已。先秦神话传说、汉

代神仙故事都不出搜奇志怪的范畴，至刘义庆世说新语出，一改志怪传统，而开志人的写作风气，遂壮阔了小说的生命。及至唐代散文运动的推展，解除了汉魏六朝以来写作上的唯美约束，因有描写细腻、叙述婉转的传奇文应运而生，而与诗歌并推为唐代文学的奇作。此时小说已具备主题、结构、内容、人物等要素，小说型态已臻完备，中国小说的发展遂告成熟。

唐人小说泛称传奇，始自宋代。陈后山诗话云：“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名也。”可见传奇本为裴铏所著小说之名，至宋而为唐人小说代称。明胡应麟笔从分小说为六类，其一为传奇，传奇之指唐人小说，因此成为定称。至于唐代文言小说何以被称为传奇，据今人孟瑶女士归纳，约有二端：

一、我国小说一向不脱搜奇志怪风格，唐代小说在基本精神上是与它一脉相传的，所以称传奇即传送奇异之事。

二、唐代小说的特色，多半篇幅漫长，内容时近俳谐，正统文人每视为卑下，故称之为传奇，以别于正统派的韩柳古文。

传奇产生的时代

自三国以迄南北朝的三百余年，一直是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但是，汉胡民族血统的大合流与外国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的大量输入，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都开启了一种新的生命与新的变化。隋文帝在政治上结束了南北分裂的政权，在文化上承受了新兴民族的基础，加以久乱思治的人心，本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炀帝即位，大纵奢靡，加以东西行幸，舆

驾不息，征讨西夷，兵事屡动……数年之间，公私罄绝，财力既殚，国遂亡矣。”唐继隋祚，经贞观至开元的百年休养，疗补了炀帝时代的疮痍，疆场被乎四垂，威烈震铄中外，府库殷实、生活富足，遂成就了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鼎盛时期。儒释道三教的流布，形成思想界极度的自由；交通的频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这种深具创造精神与少壮力量的民族特色，再加上外族文化的激荡，文学上遂现出多彩的生命与情调。

传奇形成的原因

传奇既植根于这样一片富饶的土地，其成长壮大自属必然。但是除了时代背景的滋养外，其他历史文学又提供了怎样的推动力呢？可分以下三方面来谈：

一、唐代修史制度与史学

基本上，我国史书俱为私修，孔子因鲁史成春秋，即为私人修史之证。私人修史可保持超然立场，不受朝廷羁绊，较可畅所欲言，但私人修史也因此常明寓褒贬，效孔子之笔削。章学诚有云：“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文史通义内篇史德），因此，隋文帝统一天下，即于开皇十三年下诏明令“民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而结束了六朝私修史书的风气。唐代修史风气特盛，亦仿隋代官撰。但正史之外，民间仍多私人撰作史书者，依旧唐书所载，如王勃元经、刘允清鲁后春秋、张昌龄古史纪年新传……等皆是。唐代官修史书计有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北史、南史等，另外，官修当代国史及起居注、实录等的撰作亦多，皆可见唐代修史风气之热烈。史既官修，修史人才之培养，遂为必要之举，科举擢拔人才，亦特重史才。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卷，行于世是也。”所谓温卷，即是先给考官一种印象，在文坛上造成舆论。士子所以以传奇投卷，乃是因为它“俚奇比异”，可以抓住主司的兴趣，且这种文体短小精悍，最能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及议论。一般士子为投合主司的喜好，往往在题材内容、敷辞设思上竞相出奇制胜，传奇之得与诗律同称一代之奇者，温卷的刺激，实为重要因素。

二、古文家与史学

修史风气的热烈，一方面给予传奇的兴起以间接的刺激，一方面也给予唐代古文运动以直接的推动。当时国史家如魏徵（撰隋书）、李百乐（撰北齐书）、姚思廉（撰梁陈书）、令狐德棻（撰周书）、李延寿（撰南北史）等都基于前代兴衰来检讨文学的风气，而藉文苑传的园地来纠正六朝华靡的文风，重建实用的文学理论，由此深植了文学改革的基石。史学家既然主张宗经徵圣的实用文学理论，文体自然就趋向朴质的散文而摒弃华丽的骈文，予古文运动以无形的支持。另一方面，古文运动的勃兴也同样刺激史学的发展，因为用散文修史自然要比骈文方便得多，而且古文家既亦重视文学的实用性，遂多参与修史工作。在古文运动中领袖群伦的韩愈早年曾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潛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

显然可见他是颇想在史学上一展长才的。至于后来何以又有“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创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受后世乎？”（答刘秀才论史书）这样前后矛盾的言论？据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载来推断，可能是因为他撰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致使他心灰意冷，不再着意于史事，而转向于碑志家传的写作吧！虽然如此，古文家之参与修史者仍多，可知有唐一代之古文运动实为修史制度下的产物。

三、小说家与史学

失意的文人在史学发展上遭受挫折后，如蔡邕、韩愈等即转向于碑志的写作。但碑志之作，因受人重托，未免溢美过当，失去历史家求真的精神。刘禹锡祭韩昌黎文有“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一方面固然说明当时碑志润笔之厚，一方面亦惜其文才之高而为此下事。因此，尽管它可以“辇金如山”，一些清贫文人仍宁死不为。新唐书韦贯之传云：“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哉？’生平未尝通馈遗，故家无羡财。”另外，宋赵德麟侯鲭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唐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立可待也。’”言下之意对撰写碑志表示了极度的不屑。文人既不屑为此，遂转向可以“寄寓笔端”的传奇写作上，这些作者大都颇具史才，有些甚至曾参与国史馆的修史工作，如：

（一）王度：名凝，绛州龙门人，为文中子王通之弟、东皋子王绩之兄。作古镜记。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兄凝为隋著作郎，撰隋书未成，死。绩续馀功，亦不能成。”王度既

以著作郎诏修隋史，必长于史才。

(二) 沈既济：苏州吴人，有枕中记、任氏传，并传于世。旧唐书沈传师传：“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杨炎既以良史之才荐之，其史学修养可见。

(三) 陈鸿：字大亮，里居不详。以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闻名。唐文粹卷九十五载有他的大统纪序云：“臣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酉岁，登太常第，始闭居遂志，乃修大纪三十卷。七年书就，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可知他亦以修史为宿愿。

此外，尚有游仙窟作者张𬸦；古岳渎经、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作者李公佐；李娃传；三梦记作者白行简；周秦行纪作者韦瓘；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冯燕传作者沈亚之；柳氏传作者许尧佐；玄怪录作者牛僧孺及杨娼传作者房千里等都是进士出身，前面说过，因官修史书之故，举进士特重史才，这些人既是进士出身，史学修养一定不差，他们所以不以史才扬名而以传奇著称，想必因为史馆中人才济济，比较不易出类拔萃吧？

由以上之探讨可知，唐传奇与古文运动都以史学为其相同的渊源而交互影响。古文运动予小说藉以托身的文体，而传奇文的载道，亦为古文运动作了有形的验证。韩愈作毛颖传，唐李肇国史补以为：“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以毛颖传与太史公史记等量齐观，可见传奇文与史学关系之密切，实在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附庸，而与古文运动同为修史制度下的两大产物。

除上述史学与古文运动的交互影响外，传奇兴起的原因尚有：

一、佛道二教的发达

唐代是佛道二教的黄金时代。韩愈力排佛、老，终致被贬潮州，尤为佛教势力得胜的最有力证明。另外，唐代的国姓是李，和老子为本家，于是高宗竭力推崇老庄思想，列道德经与庄子为士子必读之书，而使道教和道家思想盛极一时，于是道士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级。佛教的因果循环之说和道教种种神通故事，便杂揉而形成唐传奇里的神怪故事。

其次，从唐传奇的结构布局也可见佛教文学的启发。佛经体裁的特点如散韵合体及韵文歌唱部分乃重复散文叙述部分等，都可以在唐传奇中找到模拟的痕迹。如散韵合体的莺莺传，及长恨传之解说长恨歌等，都是佛教小说流行下的产物。

在思想及想像力的解放方面，佛教文学也是功不可没的。中国原是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佛教文学的东传，无形中带来了印度民族的想像力。如长恨歌传中的“天上人间会相见”，便是佛教思想杂合道教的神仙说法，在想像方面，给小说开拓了一个无垠的境界。

二、藩镇的专横跋扈

唐代因府兵制度的崩溃，外族的入侵、原有土地法的破坏等原因，造成藩镇制度的成立。自安史之乱后，武将擅兵、藩镇跋扈，为害地方。这些人大多属非知识阶级，只知夺人财货，劫人妻女，有时为了私人恩怨，甚至各蓄死士以从事暗杀勾当。人民在这些武力的胁迫下，便企求除暴安良的义侠出现，这种的向往，无形中便反映到传奇作品里，刺激了侠义类传奇的产生。

三、女性的解放

在唐代之前，女性非但在政治上、社会上毫无地位，即使在法律上也无法和男性达到平等。唐代文学作品中，为妇女发出不平之鸣的，并不少见。诗人张籍、白居易都在诗篇中为妇女要求生活的权利，可见不满传统、争取妇女权利的觉醒，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唐代社会承袭魏晋六朝儒家衰落、礼教式微之势，再加上皇家染有胡习的影响，贞节观念相当淡薄，尤其自从武媚娘在唐代一跃为则天皇后，再跃为大周金轮皇帝，女性便在一夜之间抬头了。武则天为帝时，尽效男性所为，以男性为嫔妃后，不独打破了专责女子守贞而允许男性放荡的旧观念，女性的行动也由此得了自由。加之社会推重才女，女子脱离家庭束缚而为女道士风鼎盛；妓女制度的公开成立，使得唐代女子在情感的表现上，较诸传统的女性是坦率大胆得多了。由步飞烟的偷情、红拂的夜奔、红绡的逃亡，可见她们不但已有了“爱情自由”的意识，而且更勇敢的付诸行动。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里，自然造就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恋爱故事，而为唐代传奇平添了无限的光彩。他如六朝志怪笔记的启导、贵族文学的衰落、商贾的抬头等因素，大大影响了唐代传奇的产生，也是不可忽视的。

传奇的特色

唐传奇的特色可分作意与作法二方面：

一、作意方面——汉魏六朝的志异作品都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作者仅用记述的笔调，简朴的写神鬼或人间的故事，并不是作者有意造奇，所以篇幅短而内容凌乱。唐传奇则不然，由于文体的解放与社会的需要，文人已开始